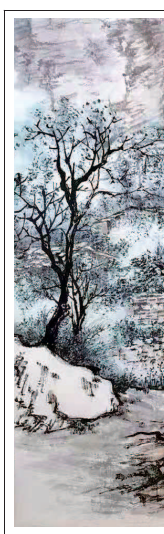


新民晚报

这是我的一次很新鲜很难得的体验。我非京剧戏迷，居然会一脚踏进天蟾舞台。一来是因对久违的包青天的一往情深，而观赏的正是刻画铁面无私包公的折子戏——《遇皇后打龙袍》。二来是因这回扮演包公的是裘派花脸的传人，这行当硕果仅存的好演员，他的名字叫安平。

早就在朋友聚会上，听说过安平这个名字。（亦可见我的孤陋寡闻）提起他，人都并非着意于他系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或是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一等奖等等他获奖的事例，而是跷起大姆指，赞一声：“角儿”。我看上海、北京、天津的票友莫不如此。



太行山写生 赵建平

402室装修，302遭殃，电钻声嘎嘎嘎，冲击钻轰轰轰，大榔头咚咚咚，周围邻居屋里就像开进坦克车。302室高方先生是化疗后病休在家，他比在公司里坐着还要难受，于是叫了303王阿姨和304张阿姨两个邻居，一道到四楼402找装修队讲道理。装修领班大吕理直气壮：要装修哪能不敲不钻？还要装地暖呢，有的敲了，克服克服吧！高方去找街道张调解（他叫张曼，大家不晓得这个“曼”字怎么读，于是都叫他“张调解”）。张调解就去找装修领班大吕。最后商定：中午停工一个半小时，让邻居午睡；晚上做到7点为止，居民下班了就不能使用冲击钻和电钻。定是这么定了，可是装修队说话不算数，有晨光中午12点三刻就会使用冲击钻，轰轰轰轰地冲

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有天下“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美誉。那里也是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之一，陈毅、粟裕等将领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茅山不高，才372米，但突兀而起，看上去亦巍峨壮观。峰峦叠嶂，云雾缭绕，青竹繁茂，物华天宝。山上奇岩怪石，林立密集；楼台亭阁，曲径通幽。茅山历史悠久，西汉景帝时，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此修道拯民。其时，江南瘟疫流行，三茅真人医术高明，病愈者数百人。三位真人仙逝后，人们感恩戴德，建庙山巅，塑像祭祀。茅山最高峰为九霄万福宫。抚摸殿前被风雨洗刷得锃亮的明代天门石

旅游

看安平出演包青天

童自荣 带闭合状况并不理想，但我并未觉察，完全被他精气神十足的表演所吸引。你看这个包青天，那般端庄，那般沉稳，那般的有气派，那般的有威慑力，连他的背影亦是从容不迫满满的有戏。按我外行的感受，他的高音上得漂亮，又不大声吃力。我一次又一次大声喝彩，把嗓子都喊破了，鼓掌亦总是场子里最后一个结束的。我是由衷地，情不自禁地，为了包公，也为了安平——他演得像，我愿

称他是活包公。那天场子里虽未坐满，但场内气氛始终上下呼应，热烈之极。剧终时，我更欣慰地看到，场上戏迷们争先恐后从座位上跃起，响起狂热的掌声叫声，而安平等演员也一次又一次满脸是笑地出来谢幕，还为大家清唱了一小段以表感激之意。

也巧了，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恰逢安平等演员卸完了妆经过我身旁。他个子不高，但他在舞台上显得那么高大。我急急地拦住他说了几句话：“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快乐的艺术享受。我是外行，也被你的演技折服。只希望你保重身体，多多在舞台上演出，尤其多演包公。”

第一个，感觉已有好几年，我们在舞台上或是影视作品里，很少见到描写包公的题材，不知是何原因。而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所作所为正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永恒的魅力。包公戏又极具现实意义，真可大长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希望有关部门关注到我们的兴趣和呼声。

第二个问题，精装修的天蟾舞台，舒适度自然增色不少。但我在有些场合见到的古色古香的舞台更适宜演戏曲，演员在亭子上表演，观众或坐或站，

工程终于完工，脚手架、水泥桶什么的

门锁的锁孔塞牢了——“左邻与右舍”之二十七 童孟侯 逐步从402室撤离，上下居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装修队撤离后的第二天早晨，303的王阿姨早锻炼回家，发现门打不开了，锁孔里都是凝固的胶水，她立刻敲302高方的门，高方也发现了锁孔里有胶水，钥匙根本没办法插进去，胶水里还粘着牙签。304室的张阿姨闻声出来，她的门锁也是满满的凝固了的胶水。张调解去找到402室屋主，打听到了装修队领班大吕的电话。张调解打电话给大吕：你们为402装修的质量蛮好，我想当面找你了解了解。大吕说：过来吧，我在大华六村某某号装修呢。

几个问题，电视是双刃剑，从好处说，便于戏曲艺术的流传和推广，但京剧表演就应在剧场内进行，应和观众互动来完成。演员因受观众鼓励越发带劲，观众喝彩亦因越来越

柱，我思绪万千。登高极目远眺，群山起舞，气象万千。唐白居易“放眼青山处，任头生白发”诗句脱口而出。万福宫还是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许多道士抗日救国，或提供情报，或与日寇拼杀。日寇进剿茅山，茅山140余名青壮道人和有技道士随陈毅部队转移，仅留53位老弱道士看护宫庙，后全遭杀戮，宫庙烧毁。新四军战士与道士关系融洽，主动为他们挑粮担水等，深受道士们爱戴。今在新四军取水处建起一条五彩巨龙，池里那些放生的龟鱼，正自由地游弋，充满生机与活力。万福宫的道长，知道我喜欢古文物，特意取出镇山四宝：玉

茅山之旅

1970年，一位名叫克莉丝蒂娜·范玛尔森的荷兰妇女拿出一本孩提时代的笔记本，她从里面撕下一页纸，纸上一首8行的诗，是几十年前她妹妹杰克林最爱的朋友写给她的，诗的语气温柔，长久以来一直使克莉丝蒂娜颇感不快。

写这首诗的是安妮弗兰克。诗写在了一本纪念册上，诗的前四句是一些勉励的句子，据判断是摘自当时荷兰的一本期刊上的文章，因为安妮认为克莉丝蒂娜不用功，所以写上几句作为鼓励。后四句应该是安妮自己的话：

如果有别人来责备你 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那么，你就应该改正错误 这是你对责备的最好的回答

克莉丝蒂娜于2006年去世，她去世前把这首令她不开心的诗交给杰克林保管。2016年11月，这首安妮的诗稿在荷兰的一家拍卖行拍出148,000美元的高价，可见在安妮命丧纳粹集中营70年之后，以安妮的《日记》为代表的控诉“纳粹反犹”的文化依然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安妮的这首诗写给“Dear Cri-cri”，由她亲笔签名，日期为1942

上上下下团团把舞台围住，妙不可言。另外，音响设施虽然先进、时尚了，但总觉得有某种程度的失真，音量被任意放大也难见到演员发声的真功夫。于是我想，京剧本来就应该引吭高歌，放开嗓子唱的，若完全丢开音响设备会否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个问题，电视是双刃剑，从好处说，便于戏曲艺术的流传和推广，但京剧表演就应在剧场内进行，应和观众互动来完成。演员因受观众鼓励越发带劲，观众喝彩亦因越来越

情不自禁而热烈，真是演员演得过瘾，观众也同样听得过瘾，这样的情景才是深入人心。

第四个问题，安平已年过50岁，尽管角儿难得，但也不得不面对退休这个现实。而那位我们熟知的诸葛亮——演老生行当的于魁智更是行将退休了。这令我们这些戏迷无限感慨，会发问：艺术家们应该不会有退休一说。

现在看来，凡搞艺术的都应该学会欣赏京剧艺术，它是国粹，可以给我们提供好多好多的营养。

张调解找到大华六村，开门见山：你们前天装修完离开10号楼的晨光，为啥要做这样缺德的事？大吕立刻声明：锁孔里胶水不是我挤进去的！

张调解说：奇怪了，我没有提起挤胶水的事，你怎么知道的？你不打自招了吧？大吕晓得说漏嘴了。张调解说：我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录音了，要不要找警察来解决。大吕想了想：不要找警察，私了吧，你说怎么办？张调解。

张曼说：你赔302室，303室，304室三把防盗门的门锁，每把320元，一共960元。大吕跳起来：302室也用水管封过402室的门锁，你怎么不管？

张调解说：那么你先赔两把门锁，303王阿姨一把，304张阿姨一把。我要核实一下，402的锁芯是不是302高方封的。

七夕会

安妮·弗兰克写的诗

周炳煊

年3月28日，距安妮一家被迫进入她父亲办公室顶楼的小阁楼躲藏起来仅有四个月的时间。安妮就是在那个阁楼里写了她著名的《日记》。1947年，《日记》出版后迅速走红，出版量超过3000万册，被译成67种语言，成为一本代表纯真少女早熟标志性的作品。

杰克林认为安妮的《日记》如此地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它写得好，而且是因为安妮是一个绝顶聪明、极为有个性的少女。拍卖行为这首诗开出的底价是32,000美元，最终

学生曾经发来疫情其间杭州西湖的照片，照片上的湖滨、断桥、白堤、苏堤空无一人。显然他对这西湖暂时“停摆”的景象十分惊异。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杭州工作，正是西湖日渐繁荣游人日增的年代，尤其是实行双休小长假后，他看惯了人如蚁堆，断桥真欲踩断的景象。即便是非双休日，还是“处处亭园处处人”的。

疫情期间突然游人绝迹，这是他从从未遇到过的，自然要作为特大新闻报告来了。西湖寂静无声，空空荡荡，一街之隔的城里人也和西湖隔断了，隔断到“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的地步。这真是除非特殊情况不可再遇的奇观。然而在我却是旧时相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新生报到第二天，学校派几位高年级同学带领我们去西湖观光。那时的西湖给我的印象固然名不虚传，千百年文人墨客的名篇佳句都没有言过其实，但显得饱经风霜的式微。她让人联想起“任宝夜坐满”，“起来慵自梳头”的艺术形象。她需要疗养、康复。

白堤苏堤游人稀少，同样幽静空旷。亭台楼阁油漆斑驳，显得陈旧失修。堤上被风刮倒的杨柳任其斜躺在那里。水是浑浊而泛绿，很浅，划船时会触到湖底，第一次划船就有一条大鲤鱼跃进舱里。船工说这湖底是千百年香灰沉积，不能挖鱼是放生的，从来没人捕捉。记得1955年西湖开始疏浚，在昭庆寺那边埋了一大铁管，泵出泥浆渣屑，历时一年多。曲院风荷那边淤泥淤积，“曲院风荷”的石碑淹没在荒草之中，两三株瘦小的荷叶，在杂乱的水草丛中挣扎。第二年冬天，杭州学联组织义务劳动，我们就在这里挖泥。

那时，人们首要的是追求温饱，杭州人除了办事，一般不去西湖，正像上海人一般不去南京路逛一样。我们学生平时也很少进城。一公园那边，杭州学联有几条船，凭学生证可免费租用，但多半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不富裕，旅游属于奢侈消费。逢春节才有三五成群的善男信女斜背黄香袋去寺庙进香，他们不游山玩水。虎跑六和塔一毛钱一杯龙井或一碗桂花藕粉，藤椅上躺半天无人干涉，和尚有时还跟你聊天。

毕业考试结束后，和一位同学绕西湖一周，算是隆重地和西湖告别。他是黄岩人，穿着女生一样的蓆襟布鞋，走路十分利索。他能边嗑小核桃边走边说话。我俩从净寺下车，沿南山路东行，经六公园，北山路上苏堤出花港观鱼，算是唯一的一次细看完整的西湖。这一路上没有遇到几个人。北山路上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走一段丈地休息一会，举目四望，念念有词：“嗯，好，最忆是杭州；嗯，好，无主湖花处处开”，他陶醉于景色还是诗句，不知道，也许兼而有之，但这一景象很美印象特深。过苏堤，堤上的桥正在重修，桥墩堆满石料工匠正忙着。花港观鱼那边用竹子建造的茶室，也只有三五人在品茶。

不想六十多年后，类似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怎能不浮想联翩。如今，西湖恢复了青春，充分展示了她的天生丽质。再绕西湖一周多好。我那位同学还健在，他略长于我，已逾九十了。我转发了照片，抄了仇运的两句诗：“六十年前曾记否，步行一直过西湖”，附言：“还能再绕一周乎？”回信：“怎么不能，电瓶车。”

过典雅的三孔石桥，便到万寿宫。主殿庄严神圣，金碧辉煌，供奉着元始天尊一真神像。殿内四根方形巨柱，高近八米，气势不凡。陪同的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徐朝文高道盛情邀我为巨柱书写一副长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

对徐朝文高道的邀约，我深感荣幸，一一应允。此联内容深刻，文字重复多，笔画简单，书写难度较大。受命后，我如履薄冰，反复推敲，避免重复，不负重托。如今长联已高高悬挂在殿堂的金柱上。

却是旧时相识 钟明德



夜光杯